

西川：对全世界诗人而言 “我就是一块试金石”

独家 专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图/受访者提供

在20世纪80年代投身全国性青年诗歌运动，与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剑客”时，西川可以被贴上“诗人”标签。但如果在2025年依然只称西川为“诗人”，恐怕不足以概括62岁的他。

四十年间，西川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写诗之余还做学术研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关注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与对待诗歌的态度相似，西川与时代的沟通方式也一直在变。从2017年《十三邀》第二季与许知远的那场对谈开始，西川频繁参加文化节目，逐渐习惯面对镜头分享文学和人生。最近几年，他更是接连参加了三档江苏卫视制作的文化节目：《我在岛屿读书》、《启航！大运河》，以及正在播出的《中华书院》。

近日，西川跟着《中华书院》节目组来到广州，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还有写诗的冲动吗？现在谁会对西川感兴趣？听到有人说“西川也老了”的时候有何感想？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期待吗……面对这些问题，西川从容以对。

古今对话：来广州之前，重温康有为梁启超著作

西川在《中华书院》中的表现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跨界思考能力，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比如，在探访白鹿洞书院时，西川提出“用苏东坡的眼睛看庐山，用周敦颐的眼睛看一草一木”，指出现代人和古人并不遥远，将书院景观转化为诗意栖居的精神场域。针对高考志愿填报等现实议题，西川则反对功利化追求，强调学问的本质在于思想自由与精神超越。

羊城晚报：您这几年频繁参加文化节目的原因是什么？

西川：我喜欢做跨界的事，因为进入不同领域时，会受到不同启发。2017年，我参加许知远的《十三邀》之后，就有朋友不断找我参加文化类节目，于是跨入这个领域，参加了纪录片《是面包，是空气，是奇迹啊》和《跟着唐诗去旅行》。再之后，江苏卫视找我接连参加了三档文化类节目。我不只是在文学圈、诗歌圈走动，除了做文化节目，也做翻译、古代绘画研究等工作。

羊城晚报：这次探访了许多书院，是否让您对古代文人及其创作环境有了新发现？

西川：这次我录制《中华书院》要讲王夫之与湘西草堂，之前要重温相关资料、著作，录制过程中也会听杨立华教授讲王夫之，重新认识了他。节目到广州录制时要去万木草堂，我便重温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我在1985年12月读过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当时还是年轻人，40

年后重温，是奇妙的阅读经验。我也一直对古代文人、艺术家、思想者的工作环境感兴趣，写过一本书叫《唐诗的读法》，讨论唐诗生产、解读诗人的思想谱系，关注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思想环境。

羊城晚报：肯定会温故而知新？

西川：是的。我以前会孤立地看康有为、梁启超，但这次重温，加上实地感受，让我把他们的创作和广东的历史、地理、思想条件联系到了一起，探究近代以来，广东在很多事情上的开端意义。要知道，我不仅是诗人，还会关注历史、思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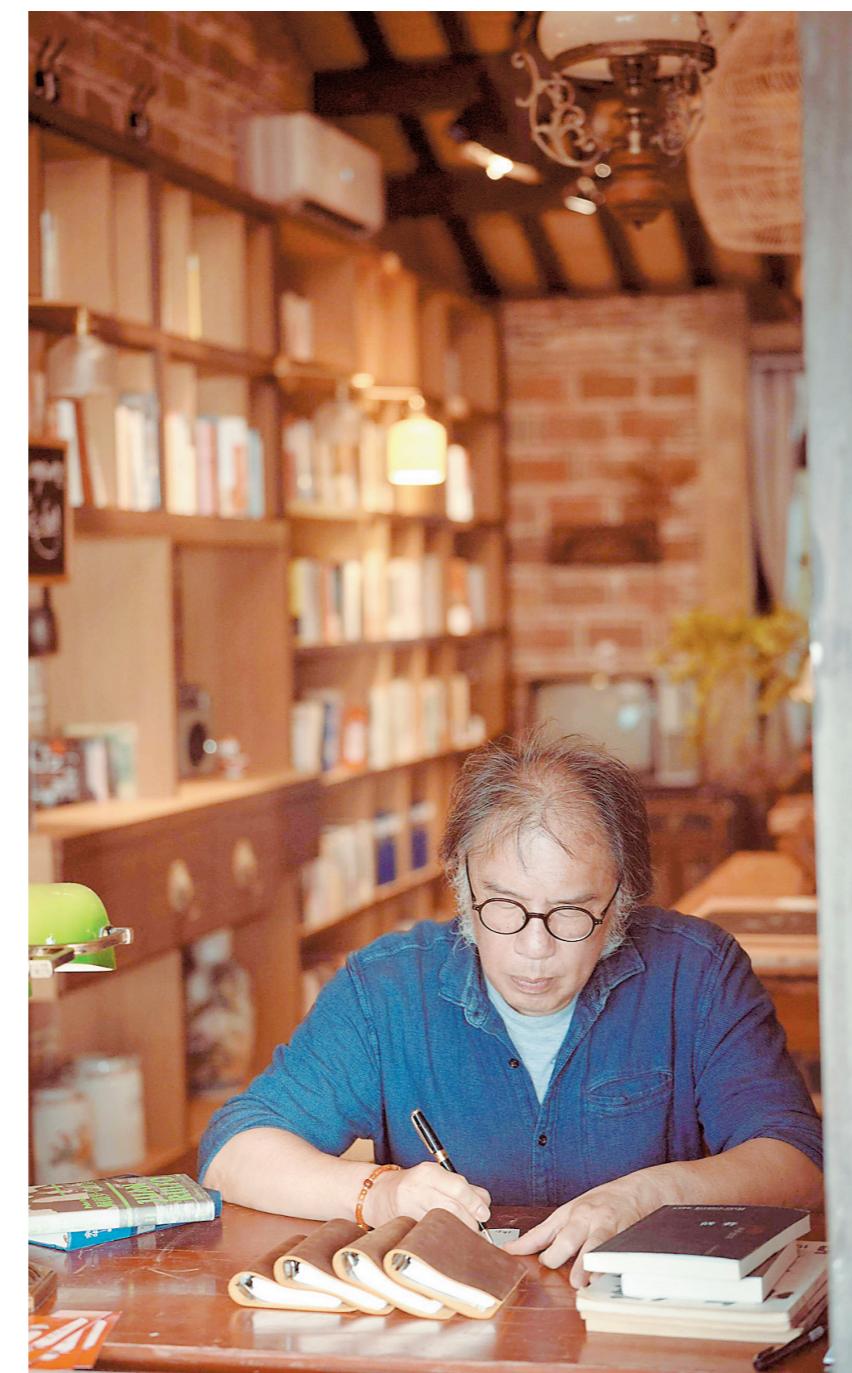
羊城晚报：在您眼中，广东的独特性在哪里？

西川：开放和包容。自古以来，广东的很多地方是通商口岸，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窗口。比如，十三行对广东文化产生了潜在影响。广东人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审美、语言、生活方式逐渐受到影响，世界观也被自己做的生意塑造——面向世界。

羊城晚报：您这次走访了广州的一些书院，对广东文化有哪些观察？

西川：广东的很多书院是家族祠堂的一部分。祠堂与家族有关，家族也分层，子弟读书之后闯天下，往北考科举，往南做生意。我也一直关注广东当代文化发展，文学、诗歌、小说、当代艺术等。广东文化可能也有“文艺复兴”，但目光可能不完全盯着北京，还可能瞄着东南亚，所以会更加杂糅，更加开放。

羊城晚报：经常有文化节目主张嘉



西川自言喜欢做跨界的事

宾、观众通过节目和古人实现古今对话，您觉得行得通吗？

西川：能不能通过节目实现，我不知道。但我个人坚持古今对话，会和古人聊天。我前段时间在王夫之墓前，对他说“我最近引用了你说的话，有的观点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我不会捧着古人，而是把他们当成跟我同时代的人交流。

羊城晚报：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您如何在普及大众与深度阐释之间寻找平衡？

西川：和其他嘉宾只负责提供素材，不会给自己设限，针对专业性问题可能会聊得很深入。真正要寻找平衡的是节目组，他们想让节目达到何种普及程度，节目便会如何呈现。



青年时期的西川

第一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鸣金

广东团实现双丰收 书写新篇奔向未来

个人最佳成绩，以“短跨跳”项目的集团优势明显，展现了南粤田径的深厚底蕴。

比赛中，传统优势短、跨、跳项目保持较好竞争力，男、女子100米决赛均有3名广东运动员参赛，接力项目具备强劲实力，男子4×400米以创全国少年田径最好成绩夺冠，女子异程接力夺冠，男子异程接力获得第二名，男子4×100米在预赛创全国少年田径最好成绩，最终决赛斩获第二名，女子4×400米获第二名。三级跳远项目势头良好，女子三级跳远获得冠军，男子三级跳远获得第二、三名。撑杆跳高项目有所突破，女子获得第二名，男子获得第四、五名。通过本次大赛的历练，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少年田径苗子。

体教融合 充分展现“广东速度”

广东省田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吴舜珊介绍，本次广东队的组成以二沙田径项目中心和省体校田径队为基本盘，积极选调各地市体校、学校的优秀运动员作为补充，充分体现了广东体教融合的发展成果。

8月15日，第一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沈阳奥体中心落下帷幕。11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以体育之名共赴青春之约。广东代表团54名运动健儿在赛场上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充分展现出南粤健儿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赛场亮剑 3金8银2铜放光芒

第一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后，国家体育总局推进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战略规划的另一项重要赛事，对于“巩固基本盘、强力补短



广东接力女团队员庆祝异程接力夺冠 受访者供图

诗歌未来：正在发生的梗，的确具备诗歌思维

从20世纪80年代强调“知识分子写作”，唤起诗歌的独立精神、批判意识、理想主义、秩序原则，到21世纪提出“大诗”理想，试图创作能与历史、文化对话的综合性文本，甚至尝试将戏剧、寓言、新闻报道等元素融入诗歌，西川的探索不仅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多元发展，也重新定义了诗人作为文化观察者与思想者的角色。

羊城晚报：现在流行的凡尔赛文学、发疯文学、废话文学等聚焦于玩梗，很多时候组合起来像一首现代诗。您如何看待该现象？

西川：我不完全了解正在发生的梗，但一些相声段子、玩笑、废话的确具备诗歌思维，出现诗歌修辞中的错位感。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包含创造力，要使语言的可能性充分张开，如果不能，便是一种励志鸡汤，不是真正的诗歌艺术。

羊城晚报：您觉得AI辅助创作广泛介入文学创作后，诗歌还有哪些可能性？

西川：AI是个时髦的话题。有人纠结于AI写不出人类写的诗、没有灵魂、没有真实经验等“小儿科”问题，而我关心AI会如何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至少要搞清楚AI的基本工作原理、思维模式，接着思考其主体、意识等哲学问题。有人说，AI造出来的艺术品没有温度，那他们得问自己，

如果未来的艺术品有一类就是没有温度的，你害不害怕？

羊城晚报：诗人身份应该也会因此发生改变？

西川：历史上，诗人身份已多次发生变化。最开始，东西方对于诗人身份的理解就不是一回事，中国六朝以前，诗人指的是《诗经》的作者；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对于诗人的定义是制作者。再后来，写诗的人自称诗人。至于未来“诗人”会怎么变，我也不知道。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有写诗的冲动吗？

西川：我还在写，并一直在探索诗歌新的可能性，对诗的理解、写作方式肯定跟二三十年前不同。一些人觉着我现在写的是诗歌，那是因为我们对于诗人、诗歌的理解与定义不同。我称自己近年的创作为“诗文”，这就是诗歌的“未来”，那些老派诗歌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

羊城晚报：所以，不断探索才能推动诗歌发展。

西川：可能。当然，也有人说有的东西永恒不变。这种事情，无关真理，亦无关对错，与审美趣味有关。关于诗歌创造力的讨论，你爱探索，我觉得可以；你到现在依然坚持写同光体式的诗歌，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年过六旬：全世界最好的诗人，对我都感兴趣

西川曾是一个诗歌时代的引领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他与海子、骆一禾共同推动诗歌的学院派探索，注重文化传承与思想深度。在“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西川体”被骆一禾评价为“独创的新起点”。1987年，西川在《诗刊》“青春诗会”上提出“知识分子写作”理念，反对当时流行的口语化、政治化写作。1988年，他与陈东东等创办诗刊《倾向》，倡导严肃的诗歌写作……

羊城晚报：你觉得，现在谁会对西川感兴趣？

西川：全世界最好的诗人都对我感兴趣，全世界的差诗人都对我没兴趣。我就是一块试金石。你认得出我，说明你有智力，能深入当下的文化创作。你如果用同光体的标准看我，一定看不懂。

羊城晚报：当您听到网友说“西川也老了”，有何感想？

西川：我已经60多岁了，确实老了。中国诗人众多，到了这个年纪，一生的成就基本已定型。虽然成就高低是自然的事，但对我衰老本身并没有特别焦虑——这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不过，有人认为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但余保尔说过“文学不相信神童，作家要到60岁后才敢说自己成熟”。艾略特也说过“25岁之前人人都是诗人，但我们不必严肃对待。诗人过了25岁，如果继续

写诗的话，必须具有历史感”。即便到了45岁、65岁，若缺乏历史感，其作品依然不值得被严肃对待。所以，创作成就与年龄有关，但更取决于诸多要素。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人怀念20世纪80年代一代诗人在文坛活跃的盛况，你怎么看？

西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事。如果现在这帮年轻人还要完全重复我们的老路，没有太大意义。不过，我以年过六旬的眼光看世界，虽然鼓励年轻人提前拥抱未来，但也始终相信人生经验的价值——那些必须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亲自体会的宝贵积累，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失去意义，它们依然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基石。

羊城晚报：您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期待吗？

西川：对我来说，这成为一个问题。每年得奖呼声高的作家有很多，没拿奖也不妨碍他们蜚声文坛。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是《撒旦探戈》的作者，这部小说被贝拉·塔尔改编成电影《都灵之马》。尽管他在国际文坛备受推崇，获诺奖呼声很高，但至今仍未获奖。我特别欣赏安妮·卡森，她被公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同样没有获得诺奖。我翻译过米沃什、博尔赫斯、加里·斯奈德、奥拉夫·H·豪格等世界级作家的作品，目前只有米沃什获奖了。

替他们开心！”

周智亮透露，四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程度的伤病困扰。“已经拼尽全力了，遗憾会有，但其实并不多，因为我们都全力以赴了！银牌也很满意，感谢我的队友为我争得这枚宝贵的奖牌！”

短跑运动员陈啟璇在本次比赛中一人身兼三项，参加了女子100米、女子4×100米接力、女子异程接力三个项目的角逐。在六个比赛日里，她连跑八枪，收获一金一银。在和“小孩姐”陈好顿的直接对话里，陈啟璇毫不怯场。面对目前少年女子100米和200米两项亚洲纪录保持者，陈啟璇展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击力，“我想跟她拼一拼，突破一下自己。强劲的对手更能逼出更好的自己，未来有机会能够和她做队友！”

站在沈阳奥体中心的跑道上，广东健儿不仅收获奖牌，更在历史与精神的洗礼中汲取前行力量。8月12日，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和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巨大的残历碑、英雄的墓碑群，让运动员们深刻感受到和平年代的责任与担当，激励他们在体育赛场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羊城晚报记者 柴智